

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九十一輯
沈 雲 龍 主 編

近 代 佚 聞
陶 菊 隱 著

附：杜保祺·健匪隨筆

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

陶菊隱著

近代軼聞

W 7203/0601

菊隱 叢評 近代軼聞目錄

- 一 洪憲始末……………一一—一四
- 二 復辟之一幕……………一五—二五
- 三 晚晴簪老人……………二六—三〇
- 四 曹吳之盛衰……………三一—四〇
- 五 奉系人物誌……………四一—四九
- 六 名流內閣……………五〇—五一
- 七 張敬堯禍湘……………五二—五六
- 八 龍陸之戰……………五七—五九
- 九 洪兆麟之怪癖……………六〇—六一
- 一〇 馮玉祥治軍之嚴……………六二—六五
- 一一 北洋軍人之炎泊者……………六六—六七

- 一二 從羊樓司之役到龍潭之役……………六八—七八
- 一三 留德學生包圍使館……………七九—八一
- 一四 陝西雜軍之怪風氣……………八二—八三
- 一五 粵桂將領素描……………八四—九六
- 一六 南京光復史……………九七—一〇二
- 一七 湘省光復回顧錄……………一〇三—一〇七
- 一八 文壇名宿列傳……………一〇八—一二二

袁世凱 近代軼聞

洪憲始末

西后聽政時之袁世凱 西后垂簾聽政時，袁世凱以出賣戊戌六君子功，任北洋總督，極意結交閣官，使偵后意嚮，以投其好，因之寵眷逾恆。其時國步方艱，朝廷罔恤民力，值后誕辰，疆吏搜珍選異，各出心裁，以貢品之良窳卜恩眷之隆替，煌煌盛典，舉國騷然。惟北洋大臣近在輦轂之下，獨無所獻，人咸咄咄稱奇，然袁意固別有所在也。某日，后巡觀珍品，似頗稱賞，最後目注牆堵，沉吟無語而出。宦者以告，袁猛省曰：「得之矣！」即搜集名畫若干幀，盛飾以進。后大悅曰：「慰亭實獲我心！袁所費最少，獨邀青睞，其善伺意旨誠不可及也。」後袁當國，左右便佞師其故智，袁亦不悟。以是知當大任者，其不為宵小所惑蓋亦鮮矣。

「辦共和」 袁帝制自為，身敗名裂，論者每歸咎於其左右，不知左右皆先意承志，而發縱指示者乃其自身也。民國三、四年，袁氏每與人談，輒問：「辦共和之成績如何？」對各省大吏之來京請訓者亦以是為詢。夫共和政體信誓旦旦，豈容冠以「辦」字？其蔑視共和可知，其以此為試辦性質可知。然聞者初

無以應。蓋反對共和即爲叛國行動，雖元首言外有物，亦無人敢於妄參末議也。

君憲救國論

楊度知其隱，欲以一言爲天下先。四年春，與袁長子克定談及變更國體事。克定曰：茲事體大，必羅致國中羣彥相與研討，庶足以杜悠悠之口。任公（梁啓超）領袖名流，得渠一言，實於十萬毛瑟也。乃邀梁至，克定先言曰：近有以共和不適國情，主張變更國體者，先生謀國之忠，必有所見。梁卒然不知所答，久之，始期期曰：吾生平所研究者，乃政體而非國體。梁退，楊與克定謀曰：推任公之意，蓋祇問立憲與否，君主民主非所計也。是年夏，楊撰君憲救國論，命總統府內史夏壽田密呈袁氏。袁省覽至再，語夏曰：姑祕之；然所論列灼見時弊，可寄湖北段芝貴精印數千冊，備參考。自是春光外洩，國人有以窺其隱矣。

幕中三要角

時府中有內史若干，其首要爲內史監，猶今之祕書長也。阮忠樞任之。阮隨袁久，始於小站練兵時，內史中之傑出者一爲張一鑾，亦小站舊人，以內史兼任機要局局長（隸屬政事堂）一爲夏壽田，係陝撫夏時之子，少年擢高第，會由楊度爲之推轂，治事勤敏，袁頗禮重之。袁昧爽即興，盥櫛竟往，簽押房披閱案牘，習以爲常。阮有烟霞癖，起床晏，張兼縮局務，亦未能如時入。夏乃獨任其勞，雞鳴即至，未嘗後時。袁瀏覽絕疾，且閱且批，某也交政事堂，某也交軍事統率辦事處，某也交內史，批訖，納之大紅封套中，分發各處。其要件須迅答，或指示辦法者，袁氏喃喃作語，夏則據案角振筆疾書，俄頃立就，殊當袁意。其

時國務院更名政事堂，徐世昌主之，人呼徐相國，有呼相國而去姓者。下設左右丞各一：左丞楊士琦，右丞錢能訓。另設機要局，局長即張一鑾。夏以新進，與袁不離跬步，尊如阮忠樞，親如張一鑾，外而政事堂，內而機要局，所得個中蘊秘，皆墮乎其後。豈惟墮乎其後而已，有留中未發者，且須就詢於夏焉。夏權責高，嫉之者亦衆。而袁氏真意所在，他人莫測高深者，夏獨能心領神會，如見肺腑。楊（度）有薦賢之誼，夏感推轂之勞，故夏之所知者，楊亦知之，而霹靂一聲之君憲論，於是乎作矣。

春雲漸展 是年七月，馮國璋進見，嚙嚙而言曰：共和政體行之數年，國人失望甚矣；願總統多負責任，躋國家於富強之域。璋不敢壅於上聞，幸垂察焉。袁嘆曰：子爲國家謀，或無不當；爲吾謀，則左。吾有子三人，皆不肖，倘吾君臨天下，將難乎爲繼。若云傳賢，則不如總統之爲善也。馮退而叩諸張一鑾，張曰：老頭兒初無自帝之志，二三子逢君之惡，此何等事，稍有常識者皆知其必不可爲，况精明如此老耶？馮又往詢梁啓超，梁亦曰：聰明人那得做懵懂事？馮乃釋然南返。

時有美國行政法學專家古德諾受聘爲顧問，法制局參事林步隨爲其舌人。古將返國，袁叩以臨別贈言，古曰：言之幸勿見罪！貴國人民程度遠遜歐美，躡等以行共和之制，是何異削足而適履也。以吾觀之，如改行君主政體，亡羊補牢，猶未爲晚。袁顧步隨曰：書之。是日即以譯文送亞細亞報發表。時外間對袁

猜疑日甚，亞細亞報又爲御用機關報，其所論述奚啻出自其口，因之益有山雨欲來之勢。未幾，卽有楊度、孫毓筠、劉師培、李燮和、胡瑛、嚴復六人聯署發起研究國體之團體，曰籌安會者出現。揭幕伊始，僅以「共和政體適用於中國與否」爲研究之對象，寢假而及人的問題矣。時人呼爲六君子。

一段老話 楊度倡君主立憲論不自今始。欲明楊之言行及倡導君憲論之原委，當不嫌詞費，遠溯民國前一段老話。

清政不綱，民憂國辱，志士懼危巢之將傾，僑寓東瀛，以興亡爲己責者，一時如雨後春筍。惟各有懷抱，各走極端，伐異黨同，軋轢日甚。綜其大別，不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兩途。其所揭櫫者，一爲民主立憲，一爲君主立憲。持君憲論者，以爲法治既修，一切納於軌物，卽不必注及治人。矧國步方艱，外侮日亟，苟召閭閻之憂，將貽解體之憂。主張民主立憲者，則謂治人治法不可偏廢，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，苟以屬茸之滿廷，操持憲政，是衣土偶以文繡也。兩說聚訟，壁壘相營，其領導之者，一爲老同盟會，一爲保皇黨。楊度依違其間，不作鮮明表示。蓋楊氏同情君憲，而不欲翊戴清廷。時兩派各有刊物，楊亦創設中國新報與之鼎峙焉。

中山先生自南洋抵東京，下車後，首訪楊度。楊寓飯田町，先生凡三宿始去。蓋楊曠代逸才（此袁氏贈楊語），先生頗禮重之，欲祛其所惑，俾在民主旗幟下爲一忠實同志，而楊意不欲分袂時，先生侃然曰：

吾舌已敝，而君膠執如故；今可分道揚鑣，以觀最後之成敗。楊曰：吾有一友人與公宗旨合，當介以相見，必能相得益彰也。中山頷之。其人即大名鼎鼎之黃興。黃誠先生乃出楊度之介見，此亦天下事之不可解者。旋楊因事歸國，袁世凱張之洞等荐之於朝廷，對稱旨，賞四品京堂，委爲憲政編查館提調，是爲楊晉身仕階之始，亦爲與袁結納之始。無何，武昌起義，袁氏再起彰德，朝旨甫頒，楊即赴彰爲之規劃。宣統三年冬，攝政主謀緩和民氣，出注精衛於獄，楊且與汪組國事共濟會。清帝將遜位，袁遣使南下議和，以楊久處扶桑，多與黨人謀面，命秘密赴滬協助一切。楊與黃興等有舊，斡旋其間，頗竭心力。蓋爾時之楊氏，不袒清室，不助民軍，而以擁袁爲其唯一途徑矣。

六君子之結合 籌安會未發生以前，徐佛蘇丁世暉輩上書袁氏，請改帝制，袁命夏午詒商之。楊度授意徐等先組織研究國體之團體，以覘人心。袁意未欲楊氏參加，蓋欲以不關痛癢之人爲其前驅，而留楊氏隱身幕後也。楊以爲此輩望淺，不足以當大任，即挺身自任，總攬一切，僅邀丁徐入會而已。孫毓筠夙爲民黨，在東瀛時與楊過從甚密。清末，孫與段某權某潛赴江寧有所營幹，事發，江督端方下之獄，楊馳書營救，端許之，以孫口供數千言製版寄楊，所言皆主張政治革命，與楊不謀而合。光復後，孫曾任皖督，解職走京師，袁與壽州孫相國有舊，孫爲其同族，以是頗推屋烏之愛，孫亦漸親袁，密獻帝制之策，楊聞之，乃邀

爲籌安會發起人之一。嚴復爲留學界先進，與袁克定交最厚。劉師培精研漢學，蜚聲於時，均以學者被楊羅致。李燮和胡瑛則民黨中人，亦變節列名爲君子。嚴事後語人：「余列名發起人，事前未知。哲子曾過我，縱論時政，我告以所見。未幾，報端即發現籌安會通啓，列入賤名，是何異拉夫政策……」聞者唯唯而已。

梁任公一鳴驚人。籌安會產生之翌晨，徐佛蘇（時任國務院參議）袁思亮、走晤楊度，謂茲事體大，胡不謀之任公。楊曰：吾亦云然。乃遣湯覺頓寒念益赴津徵梁同意。徐袁則與蔡鐸謀曰：任公恥爲牛後，毋甯另樹一幟，以任公爲之首，庶可殊途同歸也。蔡領之。議未定，而湯、寒返自津門。

當湯、寒之至津也，將有所陳說，任公未待啓齒，袖出一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。一文示之，二子相顧愕然。文中掎摭袁氏不遺餘力，二子不敢白來意，乃婉諫曰：先生亮節高風，誠足以風末俗；然先生共和黨首領也，獲罪當道，其如黨人生計何？梁曰：吾志已決，成敗利鈍非所逆睹。二子再請，梁乃刪去數句，且函哲子與之絕，謂吾人政見雖歧，私交如故，今後各行其是，不敢以私廢公，亦不必以公害私云。原函甚長，清雅可誦。二子歸，私叩張、李。國中清議如此，而項城一意孤行何也？張曰：項城那有此意。乃楊、夏輩欲冒天下之大不韙耳。然項城明察秋毫，必有以自白。吾嘗詢之至再，是以知其然也。張爲袁之幕府，與共和黨人近，其言如是，二子幾疑誤入楊度圈套，因之輾轉傳說，共和黨人遂亦信袁氏無他，而徐佛蘇、袁思亮等擬另

樹一幟以任公爲之首者，至是亦察其議矣。顧徐、袁之計畫未成，而與籌安會爭妍鬪勝者，另有所謂各省聯合請願會，主之者爲梁士詒、梁欲爭楊度之功而恥居其下，乃使沈雲龍等爲進一步之組織。蓋籌安會僅以研究政體相標榜，請願會則公然一實際勸進之團體矣。其時有人密詢袁氏：「公欲稱王稱帝，自爲之可耳；卽不然，得羣雄擁戴，於事良便；奚必假手羣儒以製造民意？」袁笑曰：「吾不欲開武人干政之端，且不經製造，安有民意？吾爲此，或亦未能免俗耳。」

蔡松坡崛起，無何，各省召開國民大會，對君憲與共和問題以投票方式取決之。袁在偽造民意之下，竊據帝位，改元洪憲，而晴天霹靂之雲南倡義遂於民國四年十二月昭示國人矣。唐繼堯、蔡鐸皆倡義人物，然國人多有謠歌蔡者。蔡係湖南寶慶人，時務學堂學生，東渡留學時（日本士官學校）與楊度善，休假日必飯於楊家。蔡服膺軍國主義，必假手於雄才大略之君主始足以有爲，與楊政論尙無齟齬。歸國後，築軍雲南。癸丑冬間，自請解兵柄爲天下先，旋走京師，與楊過從甚密。夏午詒時亦踵其門。袁氏以夏談兵中肯綮，嘗戲語曰：「文人不習戎事，非博識之文人也。不觀會左輩非以文人爲統兵大員耶？吾必以子爲陸軍次長。」夏誌之不忘。袁又謂小站宿將皆成廢物，東鄰虎視，國亡無日，欲修軍備，苦乏將才，擬就南人之知兵者，畀以練軍重任，庶可去腐生新，適應時勢，辭氣間隱有授蔡爲參謀總長主持練兵事務之意。時蔡

任統率辦事處處員兼經界局總裁。帝制議起，袁忌之甚，遣幹卒偵其動靜，蔡夷然如平日。楊夏亦交口游揚，謂與蔡有鄉誼，且持論夙合，必無他，袁疑稍釋。將軍府簽名贊附帝制之日，蔡驟然居首，孫武次之。然蔡爲任公弟子，任公反袁意決，共和黨人袖手作壁上觀，思深慮遠之。蔡氏蓋早知所以自處矣。

先走蔡爲滇督時，袁得謀報謂有人勸蔡脫離中國版圖，自建一國，加大漢王尊號。袁信手批應查二字，以其羌無故實，束之高閣。蔡既供職統率辦事處，偶檢積檔，無意中發現是卷，頗涉憂疑。說者謂統率辦事處以雷震春爲中堅，雷係小站練兵時舊人，袁近有表示，北洋宿將已成時代之落伍者，將物色新才充實軍備，言下頗屬望於蔡，雷忌之，故將密件流露，使蔡不安而去。蓋雷蔡貌善而不相投，人所習見也。會民黨由滬入滇者，知滇軍非蔡不動，因遣何某攜密本入京投蔡，不謂陰錯陽差，疑雲叢起。先是天津鹽商某與袁有瓜葛，前清末年，營業虧折，家產罄沒，惟在京所置巨第由其戚保管者未入官。商有如夫人，事發時，清檢細軟珠飾，命幹僕攜存戚家。事越數年，商墓木已拱，如夫人亦不知所終，惟幹僕在，且從軍已爲排長矣。隸於軍警執法處。國人苟非健忘，當憶袁氏稱帝時之軍警執法處其職權龐大無比，偵騎四出，殺人如芥，處長陸建章遂有屠戶之名。旋陸調陝督，雷震春繼之以暴易暴，時人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喻。其時北京茶館有莫談國事之句榜諸座右。此幹僕而排長者憶及往事，因率健卒七八人按圖索驥，詎門庭猶

是，人物已非。鹽商之戚移寓東城，新賃居者乃爲蔡鐸。僕因僮夫，不辨朱紫，排闥而入，大呼檢查，氣象威猛，家人震駭，罔知所措。時蔡整戎裝將謁袁氏，聞聲不敢出，圖辨爲追索舊物者，乃岸然而出。僕知誤，踉蹌而遁。蔡從電話中質問雷震春，雷怒，殺僕以謝。然蔡適接滇中密書，中心恹恹，乃託詞東渡治疾，無何，繞道入滇，申大義於天下矣。

時滇軍師旅長多與蔡契，蔡抵昆明，有湘籍師長沈某，蔡舊屬也，蔡於昏暮中爲不速之客，沈驚喜迎之。蔡曰：袁氏叛國，事不可緩矣！即夕召師旅長之厚於己者集沈宅祕議，侃侃陳詞，淚隨聲下。與議者皆奮起曰：一切唯公命，生死以之！詰朝，蔡單騎謁唐於督署，唐駭然迎之。蔡率爾曰：吾行抵阿迷州遇刺，幸免於厄，君有所聞否？唐愕然。蔡曰：此必袁世凱之詭謀。時過境遷，吾人當研究救時方策。唐曰：吾嘗從公後，先與諸將謀何如？蔡然之，即日召集軍事會議徵詢意見，而不知先一夕已行之矣。及時，將校咸集，蔡致詞沉痛，略謂袁勢方盛，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，明知無望，然與其屈膝而生，毋寧斷頭而死，此次舉義，所爭者非勝利，乃中華民國四萬萬衆之人格也。語竟，諸將視線咸集於唐。沈師長躍起曰：蔡將軍有所命，吾人罔敢或違。衆和之，聲震屋瓦。唐慨然謂蔡曰：君以爲可者，吾亦可之，吾二人二而一者也。旋舉總司令，諸將之厚於蔡者皆欲唐行而以蔡爲居者，蔡知其意，即以前驅自任，衆無已從之。席終，蔡謂諸將曰：吾非不知君等意。

然吾志在討袁，若以責任屬唐而自居後方，人其謂我何？衆皆嘆服。

蔡生平不好貨財，部屬皆不敢妄取一介。其後吳佩孚亦不好貨財，而吳部多貪婪，吳不之察，人喻爲糞夫，意謂吳氏僅能潔己，而前後皆爲穢物也。今之武人，求爲糞夫又不可得矣。蔡律部下嚴，從蔡者互有乏無以爲生，人謂蔡有威可畏而無德可懷，然人民謫思罔替，是又足以爲訓矣。先是日本士官校同學中有四傑之譽：一蔡鏗，二蔣方震，三張孝準，四周家樹。之四子者，習武功而兼擅文事，學友美之。其後蔣爲軍事名學者，張赴德習陸軍，歸國後任湘省樞運局長，壯年中風死。周僅任陸軍部員及留日監督，以吟詠聞世，類文士所爲，亦鬱鬱而卒。四傑者，湘人居其三，而蔡助業冠儕輩，是亦有幸有不幸也。

帝制取消，袁亦一病不起，黃陂代位，蔡以功授川督。蔡夙摠肺病，戎馬中餉彈不繼，憂傷鬱於腠理，日即沈繇。督川令下，蔡已不支，乃赴日就醫，委川事於羅佩金。戴戡東渡後，卒以病入膏肓，長辭人世，舉國震悼。蔡平時廉介自矢，死後家人幾無以自存，政府卹典及部屬賻金數不盈萬，國人所以報元勛者亦薄矣。

戴戡亦有功。民國以來，政場中免起鵲落之人物，常不乏其選，然未有如黔人戴戡之曇花一現者。清末，戴東渡日本習手工業，返國後，以鄉誼走依陳國祥。陳長河南法政學校，憐其無歸，雇爲司出納之職，月薪纔四十耳。時敎務長爲熊范輿，戴曲意結納之。戴原名桂齡，字錫九，惡其不循，某君爲之更名曰戡。

字循若，欣然受之。無何，李經羲督滇，招熊入幕，戴請從，許之，得任滇省某礦局事務員，以是獲交於唐繼堯。辛亥貴州爲哥老會所據，戴說唐曰：會匪烏合之衆，黔人倒懸未解，公如願往，弟爲導焉。黔亂不足平也。唐從之，果迎刃而解，戴以功授實業司司長，距其月薪四十元之生活，纔數年耳。黔中人才消乏，戴外結滇軍，羽毛豐滿，未幾，擢巡按使，儼然大吏。袁世凱以其名不見經傳，撤其職。戴北上謁袁，聞者不爲通，窘甚，營謀累月，始位以參政。戴惡其不加青睞也，蓄志倒袁。時旅京黔紳入共和黨者甚多，蹇念益、陳國祥皆是也。戴頗與往來，得識梁啓超。梁固不嫌於袁者，戴喜曰：今而後吾知所以自處矣。乃往謁蔡鐸，以倒袁之策進，蔡默然不置可否，而傾注良切。戴揖而退曰：知公忠義之士，聊獻芻蕘，吾將先入西南爲公前驅，苟得志，毋相忘。即日襍被南下，轉輾入滇，假蔡名游說諸將，且述袁必敗，故作佐證。諸將曰：蔡將軍來，吾儕執鞭以從其後。戴據實報蔡，蔡至，義輒張，洪憲倒，戴隨蔡入川，與羅佩金分任督長。未幾，蔡因病去國，川人仇滇軍，羅佩金走，戴攝督篆。斯時也，戴功業燦然，不同流俗。惜好運不常，尋爲川人所戮，時年未四十也。

康有爲無心挿柳 天下事往往有發端至微，而影響所及，出人意料者。先是民黨中有唐蟒、龔超、章勳士（章士釗之弟）等流落滬上，無以爲炊。唐屢訪康有爲，康不忘清室，思假袁氏竊國之機，使民國與獨夫同歸於盡，以收漁人之利，乃放言討袁壁壘已成，彼獠旦暮必倒，繪影傳聲，窮描極相。唐等信之，遽電

促李烈鈞、方聲濤等歸國。李由美國匆促治歸裝，抵滬，叩唐所見，唐曰：康有爲之言，諒不我欺也。李等相偕訪康，康匿不與見。李等大窘，亦惟有相與蹀躞馬路中，以遣歲月而已。時譚延闓客上海，李、方造訪，乞假番佛數尊聊博一醉。譚曰：此非長久計也。聞松坡間道入雲南，公等與英廣（唐繼堯字）夙共几硯，曷入滇以謀發展乎？李、方告以資斧已竭，譚傾囊予之。於是滇越道上，黨人往來如織。

陳宦與湯壽潛 疆吏中慙意袁氏稱帝最早者爲陳二庵。陳外簡川督時，詣府辭別，忽正色曰：天下將亂，蜀尤難治；若非大總統當機立斷，各省疆吏將徬徨無主，焉能竭其才智共挽狂瀾乎？管見所及，大總統不宜以個人爲重而以國家爲輕，乞本悲天憫人之懷，爲長治久安之計。袁氏嘿然。陳長跽而請，泣數行下曰：共和國體爲世所詬病也久矣，亡羊補牢猶未爲晚。總統負天下蒼生之重，忍以國家徇黨人之私耶？袁徐曰：汝姑與雲台一談。雲台者，袁長子克定字也。陳退，入卮亭廊晤克定，克定意氣高岸，坐甫定，袁遣急足至，朗聲謂克定曰：總統有命，大爺速備關譜，與陳將軍約爲兄弟。克定乃改容款客。陳赴任後，首電勸進。無何，滇軍倡義，川滇之戰以起，納谿一役滇軍未得手，然兩中開風慕義者皆引滿待發。陳知袁氏無能爲，猝響應義師，通電暴袁罪惡，視倡義諸將領之語氣殆有加焉。電末有袁逆密以鉅款三千萬元匯英倫將作逃亡計等語。時袁驚憂成疾，聞電大忿，瞿然而起曰：人心大變，乃至是耶！言已，氣喘加劇。人謂陳琳之機

可以愈頭風，陳宦一電則不啻袁之催命符等是一陳，而袁氏遜阿瞞幾矣。其時湘督湯壽潛銘亦電勸袁氏遜位，袁仰天嘆曰：吾不爲帝位惜，吾爲天下人心惜也！

帝制取消袁氏謝世 某日宵分，徐世昌應急召至居仁堂，袁已力疾起，袖電稿示之，徐頻讀頻點頭，讀竟稱善不已。袁苦笑曰：子以爲當，即命發出矣。徐然之。電發，外間始知袁氏取消帝制矣。徐忠於清室，與袁私交彌篤，袁當國時延爲國務卿，夷然任之而不辭，及袁稱帝，事前未與謀，則亦故作癡聾，嘿嘿無所感否，然中心殊不謂然也。袁鑒於大勢已去，翻然改圖，徐則促成之以符夙志。

夏午詒趨楊前叩袁曰：總統取消帝制，事前胡不謀之他人？袁嘆曰：吾昨觀天象，見巨星隕落，此吾生平所再見，第一次所見同，不彌月而李文忠公薨，今又見，吾體力雖健而抱恙未瘳，矧吾家祖孫相承未有逾五十九歲而死者，吾已及此年，恐不久於人世矣。語意悽惋，夏不知所對。觀此則袁氏取消帝制半由於烽燧滿目，半由於精神錯亂。越數日，袁果死。是日，張一鑾入府覓夏午詒，詒辭出，夏瞠目無以應。

章太炎之名論 章太炎論袁失敗，其關鍵在於三人反對三人，其一，梁任公反對楊哲子；其二，張仲仁（張一鑾）反對夏午詒；其三，雷震春反對蔡松坡。當時播爲名言，蓋任公爲文一洩千里，爲時下所傳誦，其左右人心之力至偉。張夏背馳，北洋宿將馮國璋遂不爲袁用，共和黨人亦棄其遷就事實之主張，

疑而走險。至松坡避誘南下，首揭義旗，固以伸其宿昔之懷抱，亦不可謂非震春有以激成之也。當帝制議起，駐京軍警機關，孰不作鷄犬飛昇之想，聞張一麐阻撓帝制也，皆恨之刺骨，散發傳單，危詞恫嚇，張疑夏所嫉使，恚恨不可名狀，廟堂相逢，漠然如不相識。旋調遷教育總長，而繼任機要局長者，乃為稱臣最早之王式通，張疑袁氏明予遷擢，實則擯之門牆以外。他如主持各省請願聯合會之梁士詒，籌備大典之朱啓鈴，與六君子同為國人所共棄，尤不值得也。

袁氏心忍手辣，才足以濟其惡，雖厚於袁者亦不能為之置辯；然有一事可為呼冤，即外傳與日人訂立二十一條外另有密約，實無其事也。袁被迫簽字時，神志為之不甯者累日，諭丁佛言撰中日交涉失敗史，印五萬冊，密存山東模範監獄中。嘗語左右曰：勾踐不忘會稽之恥，卒以沼吳；彼咄咄逼人者，終有肉袒牽羊之一日，此書乃可出而問世矣。又聘學者及軍事家組織東三省研究會，搜集國防材料。蓋自朝鮮事件發生時，袁已洞見日人野心，迨踐位元首，於日皇加冕時僅命使官就近致賀，經外交部反覆陳說，謂非常重典，各國皆派專使，矧吾近在鄰封，尤不可忽，始派周自齊前往，日人偵知其隱，竟婉謝之以示報復。（謂恐中國留學生滋擾，警衛不周，致驚專使云云。）凡此皆證明袁氏之無他也。

袁氏謝世之日，凡上發現親書二語曰：「為日本去一大敵，」看中國再造共和，「此殆留以自斃者歟。」

復辟之一幕

張勳之身世 辦帥張勳爲當年復辟主角盡人而知之矣。張江西奉新人，微時傭於故鄉某姓。某有姻戚許振禱，字仙屏，係奉新望族，曾任河道總督，曾國藩弟子也。一日，某命張以橘一籃餽許，適客至，僕從他往，呼茶無應者，張乘間以茗進，許大樂，客退，詢知爲何人，喜其便給，即函某留爲己用。張誠懇善解主人意，遂以傭役而遷採辦，且授室矣。會歲暮，虧折數十金，事發，愧恨請去，許之猶子輩念其積勞，爲函介於廣西提督蘇元春處。蘇遠戍邊塞，威重一時，喜結納權要，命張爲差官，釐金入都，以此識李蓮英。未幾，蘇被岑春煊劾免，張北上未歸，得李力，任某營管帶。西狩時，護駕口外，夜不交睫，爲西后所賞，許以不次遷擢。張感鑄心骨，叩首不已，其忠於清室之念蓋已胚孕於是時。清祚旣衰，張已爲翼長（即今之師長）駐南京，與民軍砲火相接，軍容凌亂，軍紀廢弛，寧人至今猶爲切齒。石頭城陷，北走兗州。無何，清鼎革，張羨咸、同中興事業，以爲浮雲翳日無傷於朝廷之明，乃約所部不雅髮，違者斬首，以是辦子軍之名大著。袁世凱當國，辦兵陳師要道，不聽約束。時袁隱蓄異圖，欲羅爲己用，命秘書長皖人阮忠樞南下說張，曉以利害，隱示張宜認清其敵在南而不在北，張鑒於清室之不可復振，諾諾應命。阮歸復命，袁乃命張部移駐徐州，資以餉械，

未久即拜長江巡閱使之命。徐州路軌交錯，爲蘇皖北門鎖鑰，袁欲以之爲對南前鋒而不意張務復歧路之偏裨，竟得因緣時會躍爲民國歷史上一巨魁焉。終袁之世，張尙知所顧瞻。袁死，乃以爲天下無出其右者，驕蹇之態畢露。

黃陂引狼入室，時有「五鬼鬧北京」之謠。何謂五鬼？湯漪、哈漢章、金永炎、韓同、汪瘦岑是。政客章士釗、丁世暉之流憤於段祺瑞剛復自用，與五鬼沆瀣一氣，密謀倒段。府秘書長丁世暉、院秘書長徐樹錚皆以智囊自負，鉤心鬥角，釀成府院之爭。五鬼復推波助浪於其間，黎、段乃不可終日居矣。黎方策士力言段無實力，如以一令免職必拂袖而去，天下事不難大定矣。郭同輩人與張勳有舊，願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張爲助，黎疑之，餽金遣行。郭至徐州，張延款甚優，拍胸大言曰：吾有三不做：一不做總統，二不做總理，三不做總長。黎總統長者，如有難言之隱，張某當不吝爲之聲援也。郭大喜返京，力言張勳的是可兒，渠既不問中央政局，孰敢逼問者？於是黎意決，下令免段，以李經羲組閣。段果一怒赴津。當是時，倪嗣冲發起督軍團，以擁段爲號召，一唱百和，如敗葉滿山。黎大懼，環顧無助，乃昇張以調停之任。張內而與黎若卽若離，外則隱爲督軍團盟主，有舉足輕重之勢。黃陂驚弓之鳥，寢饋難安，翁以調停爲未足，更令張北上，欲資以自衛，明令褒獎，中外具瞻，於是此「物望所歸公忠體國」之長江巡閱使張勳遂挾辮子軍數千名，高視闊步，

昂然抵都門矣。張以一介儲保得登顯秩，幾曾有忠於清室之念，更何嘗有變更國體之主張。惟其進階之始，得寺人拔識，雙眼花翎黃馬褂，歆羨已久。鼎革後，官至巡閱使，位在諸督長上，終以爲民國官吏不若皇家名器之可珍。奉召入都後，百方視聽集於一身，儼若身繫天下之安危，而忘其爲一塊然濁物。卒之日，無餘子，演復辟怪劇，此不獨國人始料所不及，卽張自身亦有莫知其然而然之勢也。復辟事發，黎氏逃，五鬼散，助長政潮之策士，絨口屏息而遁，此皆由攘權一念有以致之。然張在北方之實力微乎其微，段入第八師長李長泰軍中，誓師馬廠，京畿陳光遠一師，黎衛隊蕭安國一旅，聞風響應，此銀樣蠟槍頭之笨伯，遂鑽入荷蘭使館，度其寂寞淒涼之歲月焉。

大風起於萍末。先是張動喜與諸翰林游，貴州人胡嗣瑗、廣東人溫毅夫、九江人劉廷琛，過從尤密。劉曾任京師大學堂監督，清亡如喪考妣，垂辮髮如故，張重其奇望，深與交契，劉乃日以興滅繼絕之說進，張慮孤掌難鳴，不敢輕動，惟濡染既久，聲氣相通，其思想之固執，未始非受其影響也。胡爲宗社黨餘孽，適有康有爲弟子潘博（字若海）得胡推轂，張聘爲記室，潘感之，遂願爲胡效奔走。有人告張，潘形跡不檢，將以累公，張悟，轉介之於蘇督馮國璋。馮延之入幕，潘又力舉胡才，馮信之，聘胡爲督府祕書長。馮爲人重武功而輕文事，懶閱公牘，以私章畀祕長，俾代畫諾，事後亦不聞問，其所發表之主張，見諸文電，騰播人口。

者，苟有人據以面質，馮必瞠目莫對。時潘博充馮代表馳命四方，桂督陸榮廷新抱喪明之痛，潘奉派往弔，乘間贊揚清朝盛德，語刺刺不休。時袁世凱稱帝，沿前清習慣，封粵督龍濟光爲公爵，陸爲一等侯，陸不憚無何，龍平惠州亂有功，加郡王銜。陸龍爲兒女親，陸勢且居龍上，以是益惡袁。潘知其隱，乃屏左右而言曰：公以忠義馳譽天下，宣統復辟且暮間事，張紹帥馮華帥籌之熟矣；公在南方，倘爲桴鼓之應，卅封王號，左券可操也。陸改容曰：先生高論，頓開茅塞，容緩圖之。其後洪憲失敗，粵軍驅走龍濟光，以至袁死黎繼，黎、段交惡，段解職，督軍團起，循序推演，如珠走盤。潘乃北走徐州，說張勳曰：下走曩游南寧，晤陸幹帥，懷念清室，言下嗚咽。我帥孤忠耿耿，遐邇周知，機不可失，河清難俟，投袂而起，此其時矣。張曰：幹卿遠在南疆，華甫近居肘腋，倘華輔爲吾梗，恐晝虎不成，爲天下笑。潘力白久處華帥幕中，知其意，況督軍團奉我帥爲盟主，渠必不獨持異議。張意動，乃電馮曰：黨人構難，推翻合肥，將進而割裂吾團體，其勢殆如初生之犢，此不可不慎防也。溯自民國肇造以來，共和政體，不適國情，政出多門，老成遜避，行見孤舟浩海，罔知所屆。吾儕忝縮軍符，甯忍坐視，誠能光復舊業，以固國本，則新黨之氣，誠可戢，黎庶之大願，獲伸。我公領袖羣倫，卓見所及，務希隨時提示，俾資遵率云云。此電乃以探馮意，不料潘於事前密電胡嗣瑗，囑將是電留中，另以迷離恍惚之詞，假馮名義覆電張氏，請如計而行。張大樂，以爲段既下野，馮亦不爲害，羣督仰其鼻息，陸幹卿

早有默契，尙有何事不可爲耶？乃與張鎮芳、雷震春、梁敦彥、康有爲等八人簽訂誓復宣統密約，佯以擁黎爲名，率辦子兵三千名北上而大演其獨幕怪劇矣。其持論者以爲「張動心粗氣浮，冒天下之大不韙，雖其行詣足以危害我國家，而略跡原情，究不失爲清廷忠僕。」此皆不明底蘊之談也。蓋張憤憤武夫，功名心切，謚之曰愚忠，誠非其分。而復辟一幕之所以演成，乃發動於一極不相干之小政客，所謂大風起於萍末，其是之謂乎。

馮國璋之淚 袁世凱在生之日，馮國璋事之唯謹。一日袁嘆曰：吾與汝無話不可談。吾貴爲總統，與皇帝無殊。所貴乎爲皇帝者，以其傳子耳。吾長男殘廢，次男三男尤不當吾意，倘吾孟浪從事，其將何以爲繼？吾籌之熟矣，國體決無變更，子勿爲浮詞所惑也。馮唯唯，退而語梁啓超，梁以爲善。馮歸不彌月，籌安會起，乃大怪。說者謂袁之於馮，推心置腹，一個月前袁確無竊國之意，時過境遷，乃擱前言於腦後矣。另一說則謂袁爲人深沉陰鷲，彼欲爲帝自爲之可耳，初不欲假手於武人之擁立，蓋慮擁立以後反爲所制，故雷謀及政客而不願武人之加以黃袍。二說當以後者爲是。馮在南京聞帝制事愈傳愈真，乃電張一鑿詢究竟，張覆電未否認。張固厚於馮者也，然於帝制事獨爲門外漢，自是袁、馮間不無芥蒂。西南軍政府成立，梁啓超草檄討袁，是電在南京拍發，迷離徇徇，令人如墜五里霧中，而不知胡嗣瑗實爲賣弄玄虛之一人也。

胡主張請帝復辟，憚袁勢盛，乃與倒袁派勾結而欲坐收漁利，馮竟一無所覺，此公真醉生夢死之尤者矣。其後袁命蔣雁行南下，詢馮意如何，馮持蔣袖痛哭，謂我受官保厚恩，官保欲如何便如何，甯有吾輩置喙餘地？然事後馮氏並未根究一切，其不批閱公文如故，胡嗣瑗參預帷幕如故，賣弄玄虛亦如故。胡、潘二人狼狽相倚，相與隳蔽，相與招搖，卒之笨伯張勳亦深入其彀中，此真可謂工於作偽也已。

李中堂裝做煤小子 繼段組閣者爲李經羲。有人言於李曰：黎總統觸怒羣雄，引張勳以自重，黎張若風馬牛之不相及，豈有拔刀相助者？張將入室，禍不遠矣。公負國家之重，不可以無言。李唯唯。及張勳入京，李夷然一如平日，前之獻言者再至曰：康有爲亦入京矣，止於法源寺，禍燃眉睫，公猶熟視無睹耶？李泰然曰：吾亦聞之，且吾今午曾至法源寺訪康，寺僧謂有一口操粵音之老人卸下行李一担，匆匆出門去，今未復來，不知是否康有爲也。言者曰：不是康有爲是誰？是夕，頓人在江西會館爲張勳洗塵，召堂會以娛佳賓，張佯醉，不終席而去，卽衣冠入宮謁溥儀。翌晨，龍旗飄現，張命梁鼎芬入府許黎以王位，黎不從，急走荷蘭使館中。李經羲亦避居江朝宗私宅，說者謂李爲清室舊臣，其所以未隨黎氏遁入使館者以此。然當時復辟黨未嘗以正眼覷李，李乃於第三日以炭塗面，載煤一車，自爲御者，於一鞭殘照中赴津。

羣犬爭骨之現像 張勳入京之始，以徐世昌曾任清室太保（宣統三年，慶王爲總理大臣，徐副之）

資深望重，乃遣使請命。徐向來使要出三條件：（一）復辟後必以彼為攝政，即不居攝政之名亦必畀以全權。（二）以其女妻溥儀。時溥儀猶未婚也。（三）實行憲政。使者持以覆命，劉廷琛在張側聞之大笑。張問之，劉曰：此人欲學阿瞞。張不解所謂，劉曰：昔曹操以女妻漢獻帝，張聞而惡之，不復與謀。其後沐猴而冠，中外騰笑。徐以勝朝遺老，獨未嘗一贊者此也。爾時優詔授官，張自為親王兼議政大臣，直隸總督，原任直督曹錕貶為提督，而以朱家寶授直隸巡撫，授湘督譚延闓為湖南巡撫。或曰：譚與革命黨沆瀣一氣，恐未必樂為我用也。張曰：不然，渠父官至總督，世受國恩，此君飲水思源，必可就範。京電到湘，譚適宴客，座中有戲為譚賀者，譚連呼滑稽滑稽不已。此外各省奉詔謝恩者，僅一安徽巡撫倪嗣冲。倪駐節蚌埠，人呼為蚌帥，蚌市龍旗與北京城遙遙相對焉。夫倪固以擁段為職志者，且係督軍團之發起人，曾幾何時，一變至此，可見當時武人無眼光，無定見，至於信義人格，更非彼等夢想所及矣。

其時張之左右及一般以前清遺老或重臣自命者，僅欲假手張勳以恢復其個人祿位，既非忠於一姓，更無政見之可言，故偽詔側重封賞，罕有涉及大政之言論。即以封賞而論，顧此失彼，小惠未徧，而爭端以起，其不崇朝而瓦解，雖三尺童子皆有以知其然矣。張之祕書長萬繩武與張同籍，略識之無，罔知竅要，時任內閣閣丞，一切政令皆出其手，以輿廢大事，介諸市井小人，焉得不敗。當康有為之應召入京也，固以

爲可竟戊戌未竟之志。彼不偉主張復辟，且爲提倡君主立憲最力之一人，此雖迂腐之見，然較之一無主張徒以分贖爲得計者猶勝一籌。乃劉廷琛、萬繩栻輩嫉其才望，百計扼之，使不能建一言畫一策，僅畀以弼德院副院長一席藉示羈縻，於是有爲一變而爲無爲矣。越數日，有晤康者，謂現在僅把皇帝抬出，朝政一無主張，似非長策。康嘆曰：不過是這麼一回事罷了！張紹軒何人，够得上與之談主張乎？以吾觀之，張之左右亦與清末旗籍大員相若，利之所在人爭趨之，他非所知亦非所問也。即各省不張異幟，多則一年，少則半載，行見樹倒猢猻散耳。言已太息。觀此，則康氏爾時殆有騎虎不得下背之勢，外傳文聖武聖同德同心，乃皮相之談耳。

段祺瑞悄然入李長泰軍中，從之者有梁啓超，馬廠警師電即梁手筆。人謂梁曰：吾子投筆從戎，壯則壯矣；昔庾公之斯於子濯孺子，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，今者令師長素先生（即康有爲）佐命新朝，吾子痛斥復辟黨人罪惡，不爲稍留餘地，不知令師作何感想？梁曰：師弟之誼雖存，政治主張罕異，我不能與吾師同陷泥淖中也。

失敗之一刹那 段祺瑞警師馬廠，長驅逼近畿。時辦兵三千名駐天壇，在天安門架砲向城外轟射不已。張寓東華門內南池子爲城外段軍射擊目標。段之貴突引輕騎由齊化門入，向南池子進攻，辦兵恃

宮牆堅韌作最後頑抗，段軍砲彈不入，頗以糜爛都市爲慮，有人獻計穴牆一擊，彈落張宅應接室，塵土蔽簾下，適有荷蘭人某與張對話，匆遽中挾張登汽車，風馳電掣，棄投荷蘭使館中去，而黎總統亦自東交民巷出，如換防焉。一幕滑稽劇於焉告終。事後都人士履勘戰時遺跡，彈孔藥燬，劫灰猶存，然統計辦兵死不逾百，陳屍通衢，有將雙槍拋於道左者（步槍及鴉片煙槍）萬頭攢聚，詫爲奇觀。市民遭池魚之禍者僅三人，學校僅輟課一日。一場大禍，以國家爲兒戲，而損失如是之微，其興也勃，其亡也忽，蓋亦歷史上所罕見者矣。

張謇居荷蘭使館後，復辟黨如鳥獸散，無就逮者，非法網不及也，蓋一般人心目中視若輩爲政治舞臺上之丑角，殺之徒污刃耳。卽溥儀亦安居宮禁，不受法律上之懲處。此可見當時力崇寬大，而使顛覆國家之罪魁逍遙事外，以啓其藐法亂國之心，卒召今日傀儡登場之禍，此亦失計甚矣。試舉一事，以證當時討逆軍本身弁髦法令之一斑：湘人陳毅係中興名將陳澧之孫，清末官郵傳部參議，年事甚少，復辟之役，實爲郵傳部侍郎，亦二三等要角也。事敗乘車逃津，經黃村站爲邏者所得（係第八師長李長泰部下），不忍其殺斃，乃百端揶揄之，令具甘結一紙，蓋以摹印，上書具結人陳毅，因參預復辟被捕，蒙恩不究既往，願具切結，從此永不參預復辟，如違甘領重究等語。具結畢，令理髮匠剃其辮，衆兵拍手歡笑縱之去。且有

人贈以聯曰：不死萬事足，無辦一身輕。似此情形，直兒戲而已耳，討逆云乎哉？

張體力甚強，嚴冬飛雪，人非重裘不溫，張僅御夾衣一襲。嘗語人云：吾不知冷何足畏，且吾一生未嘗頭痛，更不知頭痛是何滋味也。張於文士頗折節爲禮，坦然話家常，娓娓不倦。惟有時亦反常態，駐兵徐州時，以同鄉翰林某爲文案，某乞假歸，逾期始至，室被鳩占，某責勸務兵曰：臥榻之側，豈容他人鼾睡？兵反唇相譏，聲聞於張，呼兵而語之曰：汝可將某文案行李拋之門外。某聞之，襤被而去。張又喜叩頭（按北洋軍閥喜叩頭者甚多，如孟恩遠、李厚基皆是）客至，侍弁必低聲告之云：謁大帥須行大禮。來賓憚於聲勢，勉從之。張亦答拜如儀。客有不願者，見張先屈膝，不覺其膝之亦屈也。因是氣節之士頗引爲病。張款客，肴饌紛綸，敬客必滿筵乃已。客啖盡始快，苟非食量甚宏者，有脹破肚皮之苦。張又喜聽僕從語，每與客作方城戲，侍弁環立其後，時時爲之參謀，不以爲忤。

張有從姪二：一名弼廷，一名敏齋。復辟之說興，相與諫張曰：吾叔負天下之重，不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韙也！環觀羣帥，能爲叔助者有幾？彼奔走獻策者，皆工於自謀，豈可入其彀中乎？張拍案怒罵曰：汝曹懂得什麼！令左右幽之別室。實則張自己懂得什麼，思之真堪噴飯。

張逃匿荷蘭使館後，頗受優待，其眷屬居於洋樓，生活舒適。有某君往訪，叩之曰：復辟是否適合國情？

今不必談；倘公及早宣布立憲以安人心，雖敗亦足解嘲，胡見不及此？張嘆曰：我不懂得這套頑意見，都憑着公兩（萬繩杖字）等瞎鬧。越二三年，政府無形中允張自由。張出居永康胡同小德張舊第（小德張係清朝閹宦，其宅第爲張購得）時召文人及遺老宴飲，絕口不談往事。及奉直交惡，張繳服走津，擬乘機活動（張與張作霖爲兒女姻親）奉系失敗，張亦鬱鬱以沒。

晚晴簃老人

自清末至民國居高位者多矣，然皆飽經憂患，或有所憑借，獨徐世昌者，倖入詞苑，學問非其特長，終其身未縮軍符，戎事更非所習，然而談笑從容，取功名如拾芥，真幸運之尤者矣。徐係津人，曩隨父客河南，因與袁世凱稔，袁意氣滂薄，徐則唯諾因人，兩人剛柔相濟，恨相見之晚。其後徐以內翰託足京師，久無所遇；袁氏頓膺達，練兵小站，繫念故人，延爲記室。無何，袁之魯撫任，中經庚子之變，事定，兩宮回鑾，憤外勢之凌夷，銳行新法，設政務處，徐與湘人汪貽書同充提調。又設練兵處，鐵良爲練兵大臣，徐兼任要職，有幹員之目。會清廷派五大臣出洋，桐城吳樾伺於東車站，憤然爲博浪之一擊，清廷震駭，粗識時務者僉謂釐穀下乃有暴徒，宜仿夷制設巡警部，廷議可之。徐以袁氏游揚之力，不次遷擢，拜巡警部尙書，侍郎趙秉鈞亦袁黨也。故徐謂中國警務，彼爲手創之一人。及東三省改行省制，徐外放總督，盡反前將軍趙爾巽之所爲，當時紅員如金遠、葉景葵輩皆趙所識拔，徐先後劾之去，易以錢能訓、周樹模，號爲左右參贊（其後二人均一度任內閣總理），氣象爲之不穩，徐以能吏見稱於時焉。光緒崩，攝政王擁孺子君臨天下，深知袁氏終非好相識，以足疾爲由，罷之。徐與袁厚，人所共知，懼禍及己，大輸貨財以自固。爾時權貴多昏闇貪婪，以

徐解人意，皆曰徐賢，故徐以袁氏唯一之親厚，獨無所累。後又爲郵傳部尙書，恩寵弗替。宣統三年改軍機處爲內閣，慶親王居總揆，徐與那桐同拜協理大臣之命，且爲帝師，人以徐相國呼之。漢籍廷臣無與比肩者。鼎革後，避居青島，以爲終身不復用，澹然無歡。時青島爲遺老集中地，青島大學係德人所設，德國提督常假座於此宴集諸遺老，徐任意涕吐，汚地衣，大爲德人所弗喜。某君著桃園夢小說敘其事甚詳。徐既失歡於東道主，不可一日居，馳書袁氏，隱有自薦意。時袁以清室重臣，搖身一變爲民國大總統矣，乃使人語之曰：菊人，吾老友也，如不以入仕民國爲嫌，當倒屣迎之，位在諸總長上。徐聞之喜。有楊士琦者，字杏丞，安徽泗縣人，前北洋大臣楊士驥之弟也，曾入袁幕，清末官郵傳部侍郎，才智冠一時。民二年冬袁召之入京，將用之。士琦與湘人楊度善，一日，走語度曰：吾揣項城意，初必與民黨爲歡，以推翻清室。清既不臘，則將視民黨爲眼中釘，去之爲快。去民黨後，國中無與頡頏者，必改造約法，擴大總統職權以利私圖。而最後不出兩途：一維新，重用學生；一守舊，廣延舊官吏。吾子項城所器，鄒翔有日，幸爲之備，毋臨渴掘井也。度深然之。未幾，袁果命度長交通，已諭內閣提出矣。梁士詒聞之，急入府進言曰：哲子大可用，然交通非所習，部曹必反對，不如位以交通界重職以養其望，現方議修同成鐵路，何不先以該路督辦昇之？袁曰：善，然則吾將以杏丞長交通，必孚人望。梁唯唯而退。蓋梁意在自謀，而袁意不屬，不敢復有所請。及袁變約法，改國務院爲

政事堂，急召徐入都。士琦又告度曰：項城召東海舊官僚彈冠相慶矣。度爲之不怡者累月。袁葬於府中，闢一廡以居度，備不時諮詢。度聞下榻於此，至是數月不一往。徐秉政年餘，人又呼相國。時內閣權削，袁事必躬親，徐備位中樞，飽食無所事事，以楊士琦錢能訓爲左右丞，改官制，議禮樂，凡所措施皆非當務之急，時論哂之。適美顧問古德諾辭歸，臨別贈言，頗以共和之制不宜於中國爲諷，且謂宜用學生推行新政。時袁已入楊度君憲救亡之說，聞語大悅，令度舉籌安會以覘民意。府中內史夏壽田與度沈澁一氣，徐極不自聊，與人言必嘲度，惡夏尤其。有叩以時事者，輒曰：君胡不詢之夏內史及馮中舉義。徐謂士琦曰：杏城，楊夏敗矣！徐爲人喜怒不形於色，獨此次未及自斂。後士琦舉以告度，謂數月中謹見此老破顏一笑也。

帝制取消，袁氏謝世，徐亦鬱鬱不樂。及馮國璋入京師，馮勢不相下，自是北洋團體裂爲直皖兩系。馮段皆起自小站，奉徐爲先進，各欲挾以自重。段組安福系，將改選總統，安福系首領王揖唐係徐弟子，勸段避虛名而居實利，不如以總統讓徐，段深然之，即推翻舊國會，另創法統，授意安福系新國會議員選徐爲總統。是時議員身價別爲十等，各受顧問諮議虛銜，坐領乾棒，俸高者月至千元，薄亦二百元，投票時補發積欠，大議員得萬金，小議員得數千不等，實亦變相之賄選也。徐者各贈以徐照一幀，有其親筆署名。辦理選舉前，段命曹汝霖以鐵路爲抵押，向日本借款數千萬，選舉揭曉，徐以大多數當選，借款爲之一空。

徐就職後，任段爲邊防督辦，徇其請也。段又大舉外債，朋比分肥。先是段有令名，素爲國人所推重，乃以個人權位之私，一誤再誤，又以徐氏受其卵翼也，輕之事，無鉅細，一而徐漸不能忍，謀傾段。時參議院長梁士詒事徐唯謹，衆議院院長王揖唐則段系而親於徐者也。徐命梁集灰色議員爲一團，獨樹一幟，於是清一色的新國會乃有安福系非安福系之分。段左右徐樹錚、靳雲鵬初無芥蒂，樹錚性褊急，徐遂提獎靳使與樹錚抗。靳亦段弟子，山東人，與曹錕、吳佩孚厚。自馮國璋失勢，直皖門戶之見殆已無形消釋，段爲北洋派唯一之領袖。徐欲分化軍人勢力，乃與曹、吳相結納，使重整直系旗鼓。段聞之，語所親曰：吾推重此公，何異自扼其吭？其後吳佩孚撤防北歸，聲討安福系，有知其隱者，謂徐與曹、吳間信使最密，吳敢於挺身發難，徐實有以教之。然徐欲用曹、吳轉爲曹、吳所用，邊防軍覆敗，段憤然走津，直系勢張甚，目無元首，與段如出一轍。徐廢然自傷，有拒虎進狼之嘆，又引靳雲鵬與奉軍通。奉軍首領張作霖，靳之姻親也，有志中原而不得其間，與徐通款曲，正符所望，自是直奉暗潮愈演愈烈。吳佩孚狃於長辛店之役，昂首天外。曹、張會議於天津，張謂曹曰：吾二人戮力同心，挽狂瀾於既倒，天下英雄，惟使君與操耳，不容他人齒隊也。時吳亦預會，發言獨多。張怒曰：區區師長，敢無狀至此耶？吳佛然離席，因之不歡而散。無何，戰機愈迫，吳通電梁內閣，張引軍入關，其電文有奉大總統命令擁護梁內閣等語。然奉軍一戰而敗，徐懼甚，遣人與曹、錕約，自